

牧齋初學集

二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六

墓表一

故工科右給事中臨安王君墓表

萬曆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巡視廠庫姦臧以鉅萬計王君具疏慟哭於朝盡出其篋衍囊橐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罄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啓初趙忠毅公起君謫籍稍遷至工部營繕司主事旋以奄禍削奪今上登極議起用爲王永光所扼不果於是君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

所矣崇禎癸酉七月死於南都之客舍年六十
有九死之日其友范少寶鳳翼數輩爲買棺以
殮傷哉貧也向所謂金錢鉅萬其將化爲飛塵
蕩爲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爲寄頓藏窖者
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書盈篋敝衣周
身生無以爲家死無以爲殮然後君之冤狀始
大白於海內聞者爲之徬徨歎泣而君已不可
作矣君舉進士爲萬曆辛丑四明沈公奇其才
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
門下君心弗與也久之出爲給事中四明當國

久根株盤互護法弘多山陰歸德正人之脉不
絕如一綫君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
湔除其衣鉢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閒糾
劾六卿督撫之爲私人者在諫垣五年朝右皆
不能帖席而君之禍遂不可解矣君天才穎發
言語妙天下所彈治皆劈肌中理人無以自解
免又能曉暢事幾鈎索情僞鷹擊毛舉所發必
中故一時臺省推君爲職志而羣小恨君爲獨
深其初攻政地也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
已而漸及其私人也如決癰潰疽使人偏而自

危及其論建漸廣又將挾擿其所擁戴接手之人引繩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嗾繼芳以發難而君卒用是敗嗚呼當難發之初小人之蜚語詆譎盡力而排君者數人而已君子之盱衡揜孥盡力而援君者亦數人而已此數人者皆知君之深者也自茲以往吠聲之小人交口詈君而不知其所以然循聲之君子亦交口惜君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悠悠惘惘耳語目論遂使君之一生如入霧雩如冒荆棘展轉晦蒙而卒以窮死客死然則知君之深者固在君子而

未必不在小人其卒至於窮且死者雖阨於吠
聲之小人而尤困於循聲之君子也夫阨君而
至於窮死客死以爲至於此極矣而君之冤狀
反用以大白於身後則小人之齟齬君子以爲
骨鯴血怨咀嚼而後快者竟何爲也哉君諱元
翰字伯舉其先鳳陽人也高帝時有諱珊者
從征六詔有功遂家滇中居臨安之寧州祖尚
綱父案皆修長者之行有子曰開爲應天府庠
生以崇禎丁丑十月葬於江寧縣太白鄉吉山
西南後四年庚辰虞山錢謙益爲文以表之使

鑱諸墓上

王季木墓表

昔有宋慶曆之時國家休明老成登用而雄駿
彊直之士如石守道尹師魯蘇子美之徒比肩
而出方其信眉揜腕橫驚而離立蓋所謂千人
而亦見百年而一遇者也然其不幸而爲世所
指名奸邪小人相與出力擠之惟恐其不困而
天之於斯人也恒使之齟齬連蹇邑邑不得志
以死天之意殆勇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也
嗚乎吾友季木抑亦其流也歟季木姓王氏諱

象春濟南之新城人也嘉靖以來其門第最盛
祖父諸兄皆爲顯官而季木少負逸才其所爲
文出輒驚人自其爲舉子已隱然名動天下矣
萬曆庚戌舉進士第二季木每歎詫柰何復有
人壓我諸推轂季木者亦云而科場之議適起
壬子分考順天言者亦用科場事抨季木季木
所取士才而貧且無雅故所司具獄上竟不能
有所傳致然卒坐降級以歸居五年補上林苑
典簿又五年陞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久之
陞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兵部車駕職方

二司轉吏部考功司郎中當是時黨論已成凡
南北部魁海內所指目爲東林者季木皆與聲
氣應和侃侃然以裁量賢佞別白是非爲已任
其在南曹當大計京朝官慷慨爲主者言之或
移主者之怨於季木弗顧也逆奄用事季木坐
東林削奪奄敗諸隸廢籍者皆起或起而旋逐
獨季木一斤不復而無何遂病且死矣奄禍之
方殷也小人謀死季木死之易耳而不死及奄
之敗也小人謀錮季木卽錮之亦良難矣而竟
錮錮且竟死嗚呼死季木者亦小人耶所謂勇

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者然乎否耶季木奇
偉有大志時發憤悶於歌詩似蘇子美遇事無
難易勇於敢爲似尹師魯指切當世賢愚善惡
無所諱忌似石守道若其科場之擢拾則監院
之一網也奄禍之牽連則饒州之俱貶也謗議
喧然死而未息則發棺之詩禍也三子者之禍
以一身兼之奮乎百世之下可不謂豪傑之士
哉世之惜季木者以謂意氣太盛肺腸太熱善
善惡惡或溢而爲加膝墜淵以貽小人口實嗚
呼此其所以爲季木也士生斯世遇而爲韓范

富歐不遇而爲石尹令韓范諸公終老顧領亦
所謂一班鬼怪耳人徒見石尹之窮死也挾奴
婢小人之論妄相訾警豈足道哉季木卒以崇
禎五年十二月年五十有五子與仁生十二年
矣走使於吳門屬張子異度爲行狀而請余表
其墓異度名世偉季木壬子所舉士也余曰歐
陽子之哭守道不云乎待彼謗焰息也異度曰
雖然安知吾師之謗焰不待子而息乎余曰諾
遂書之

宋比玉墓表

金陵顧與治來告我曰夢游與莆田宋比玉交
夫子之所知也比玉歿十餘年矣夢游將入閩
訪其墓酹而哭焉比玉無子墓未有刻文敢以
請於夫子興化李少文亦比玉之友也巡方於
閩屬表其墓而刻焉夫子其謂何嗚呼比玉之
死吳門也余與程孟陽引延陵嬴博之義欲寔
之虞山而其家以其喪歸孟陽期余往弔久而
未果與治之爲余與孟陽之志也其何忍辭比
玉諱珏姓宋氏莆之甲族也比玉負才藻踔厲
風發少爲諸生不能俛首帖括以就舉子尺幅

志意高廣不屑與鄉里衣冠相隨行鬪雞走狗
滅沒里巷閒自其年三十餘負笈入太學僑寓
於武林於吳門於金陵滯淫不歸卒以客死其
爲人也以文章爲心腑以朋友爲骨肉以都會
爲第宅以山水爲園林以詩酒爲職業以翰墨
爲娛戲故其雖窮而老老而病病而客死而浩
浩然落落然如無有所失也比玉好爲詩橫從
穿穴信其手腕出之於心腎猶無與也善八分
書規撫夏承碑蒼老深穆骨格斬然畫出入二
米仲圭子久不名一家泛愛施易不自以能事

不受促迫或卽席賦詩或當筵染翰或伸紙滌
硯從容揮灑或書窻沅壁淋漓戲劇當其酒闌
燈炧興酣落筆若風雨之發於畢牘若鬼神之
憑其指掌或醒而求之以爲不能加也或旦而
視之忘其誰作也其神情軒舉開顏談笑可使
慍者平悲者喜讎者釋蕭閒迤逦不爲崖岸庸
奴賤隸人人得至其前意有所不可雖王公大
人不與易也嘗從人便面得孟陽荔枝酒歌寤
歎慨慕必求得其人而後已兄事孟陽久而益
共其歿也孟陽撫之瞑而受含程宋之交君子

以爲有終始也嗚呼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
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
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
比玉一老書生死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土沈埋
於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與治者訪求其墓乞
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名猶存白傳之墳
漬酒之土嘗凜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
風人志士義與治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
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已矣與治往謀
於少文伐石而志之曰是惟莆陽宋比玉之墓

虞山錢謙益爲之表崇禎十五年三月

琅邪王府君墓表

府君諱臨亨字止之吳郡崑山人也中萬曆己丑進士知西安海鹽二縣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知杭州府未行而卒祖諱三錫光州太守父諱重鼎君爲其次子出後於叔皆以君贈刑部員外母皆宜人妻張氏生三子志堅湖廣提學僉事志長志慶俱鄉貢士癸卯十月十五日病革自草墓誌與家人訣別談笑而逝享年四十八葬崑山之祖塋君令西安歲大侵設粥救

荒乳哺其捐瘠而閒施不測於猾胥豪右調海
鹽益治理不能骫骳事權要數上書當道請罷
去不許卒爲所中量移刑部鞅鞅移疾歸家居
三年日夜召故人酒徒箕踞歡飲賣負郭之田
以償酒債貧不自聊復強起奉命恤刑廣東故
事當減殊死百人而君減二百餘人吏抱故牘
固爭君弗爲動之高涼御史行部還道遇君屬
曰中使傳致高涼採珠獄論死六十餘人吾請
之而不得也公往亟出之勿與相關則六十餘
人皆生矣君自念中使不可與抵觸徒敗乃事